

自由之花

下雨了。

高台頂端的少女正劇烈的重複舞蹈中旋轉的部分，雨勢彷彿隨著節拍加劇。

他四處張望想尋找避雨的地方，不過很快就放棄了。因為除了他以外，四周的人群愉快的歡呼尖叫，宛如接受神的祝福一般高高舉起雙手。

他仰起臉，雨水打濕他的面頰。

——這裡是沙漠之國。

※

高台上的少女不知是何時離去的，而他依舊只能在人群中受到推擠。直到雨點打在身上到了會痛的程度，人群才漸漸散去。

他只是個旅行者，剛來到這個國家沒有多久，對於該去哪邊下榻也毫無概念，根本無處可去。然而雨勢非常的大，稍微思索後決定先到高台的底下避雨。

意外的是，那裏已經躲著一人，從衣著上可以判斷是那位獻舞的

少女。她曲著腿坐在地上，一動也不動的將臉埋在雙膝之間，被雨浸濕的衣服沉重的貼在身上，漆黑的長髮濕漉漉的披散下來，延伸到地面。

高台底下的空間並不寬裕，他保持著禮節，勉強的站在邊緣，然而若是風向改變，仍然會被雨淋的徹底，只是即使如此，少女的腳尖依舊會輕觸到他的腳跟。

雨聲淹沒所有聲音，吵雜又寧靜，也讓所有畫面都顯得模糊不清。他恍惚的想，這真是傾盆大雨，已經不能用雨點或雨絲來形容，猶如瀑布似的洶湧的落下。

然而仔細傾聽，卻仍有不和諧的聲響，踐踏水窪的聲音不斷逼近。他眯起眼睛，這並不是錯覺。自雨中逐漸逼近的身影隔著雨幕叫喊，聲音被沖得零零落落，勉強分辨的話應該是在詢問某個人的行蹤。還來不及有所表示便感覺讓人抓住衣襬，溫度貼了上來，微微回頭便看見少女朝自己靠了靠，嘗試躲在陰影之中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他大聲回應，也不知道他們聽得清多少，「我只是旅行者。」

「你是旅行者？」在確認那群人離開後少女鬆開手，但一出口卻

不是道謝，她仰起臉看他，臉上的妝容原本精緻華麗色彩鮮艷，但是現在已經是一蹋糊塗，此外即使提出了問題，少女也沒有等待回應，只是睜大了眼睛，她問：

「你見過芙丹嗎？」

我叫芙丹。

這個國家的父母會給自己的孩子取名為自己想要卻得不到的東西。

而「芙丹」據說是一種花，花瓣純白似雪，蕊璀璨如黃金，只是生長在距離這裡非常遠的地方。

我母親非常想看。

那名少女如此介紹自己，她並沒有接過對方所遞出的手帕，而是直接抬起手臂，以衣袖抹去臉上的色彩，蒼白的臉蛋看起來意外的幼小。

「我想要離開這裡。」她咬字清晰的說，「你會幫助我嗎？」

※

這裡是沙漠之國。

每隔一段時間便會以神秘的方式挑選出獻祭的女巫，她們離開家庭，與人們隔閡。

她們負責跳舞，以舞蹈感動上天，使雨落下。

「你會怎麼看待這件事呢？」芙丹平靜的說，用手指梳理潮濕的頭髮。

他們已經離開了高台底下，來到最近的一家旅店，降雨的女巫在這個國家顯然飽受禮遇，芙丹要求一個談話的房間，一下子就被準備好了。

「妳希望我怎麼回答呢？」

「無稽之談，或者類似的話語，都好。」芙丹說，她也許並不像外表那麼幼小，「我想說的是，並不是非我不可。」

「水是珍貴的。」

「若是因此我的舞蹈就可以帶來雨水，那我只要不斷不斷地跳舞，這個國家就不用擔心乾旱。」

「但是並非如此。剛剛下了一場非常大的雨，是吧？」

「在三天內，不、也許一個星期，我的舞蹈毫無意義。即使磨破

腳尖，也不會落下一滴雨水。」

「並不是非我不可。女巫只是一個幌子罷了。」

「但是我還是不會帶妳離開。」旅行者微笑地說，「即使妳這麼說，對於這個國家的人民，妳相當重要。」

「我可以付出代價。」芙丹沒有回應他的拒絕，而是更進一步地提出條件，「食物、水、武器、衣物，我想你總會需要一點東西，我可以替你準備。」

真是誘惑的條件，旅行者沉默了，他需要考慮一下。

在此同時門外傳來聲響，芙丹自言自語般輕聲地說：烙來了。

「你考慮一下，我期待你的答覆。」她主動的說，站起身來。

門沒有預警的被人打開，為首的青年淡金色的頭髮完全梳起，露出光潔的額頭，左頰上的刺青簡單勾勒出一朵帶著莖的花，他抿緊嘴唇，露出一張堅毅的表情。

「芙丹，你在做什麼？」他的聲音清冷，像是一把薄卻銳利的匕首。

「聽故事，烙。」芙丹毫不退卻的回答他，「我請他告訴我其他地方的故事，這可以幫助我思考新的舞蹈。」

「這是新的旅行者——」芙丹停頓了下，彷彿現在才注意到這個問題似地看向對方，「我該如何稱呼你？」

「迪賽。」旅行者朝烙點頭致意，「這是我的名字。」

「那麼，歡迎你來到沙漠之國，迪賽。」烙不帶情感的說，他的視線和聲音一樣鋒利，他上下的打量迪賽，像是要將對方解剖成無數塊。接著重新將視線落在芙丹身上，語氣顯得柔軟許多，帶著嘆息的意味，「而妳也應該要回去了，芙丹。」

後來迪賽知道自己並不是這個國家的第一個旅行者，但卻是第一個答應芙丹的旅行者。

那段時間芙丹常常來找他，聽一些旅行上的故事，她在聽故事的時候總是聚精會神，那雙眼睛就像會說話一般明亮期待。有時候芙丹也會說些自己的故事，譬如她的長髮，那是模仿她的母親，雖然她也只記得母親有著一頭長髮；譬如烙，她說烙其實是個溫柔的人，同樣的也是被選中保護她的幌子，她曾經想過和烙一起離開這裡，但是烙是不會逃避責任的人……

每到這個時候迪賽就會有些後悔，也許他不應該答應對方。

畢竟自己並不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，即使真的帶她離開了，也不保證要帶她遠行；但自己也不是一個非常壞的人，被人信賴的感覺令人害怕，因為同時也要承擔對方的失望。

※

在逃離的前一天，不知道哪邊出了差錯。東西確實都準備得差不多了，但是他們還沒有打算要走。

芙丹一如往常地過來，聽點故事、說點故事，在準備離開以前她看見牆角的兩袋行李，一大一小，她期待的問：「哪個是我的？」

「小的。」

迪賽的話音剛落，房門便被毫無預警的撞開，大量的人衝了進來，他才猛地意識到，投宿的旅店自剛剛開始便安靜的不像話。

有個人穿過人群走向他們，迪賽覺得這個畫面有些眼熟，才忽然想起他第一次見到烙也是類似的場景，他簡單的環顧四周，但沒有看見烙的身影。

芙丹站起身來，庇護似的擋在迪賽面前，「烙在哪裡？」

「我們沒有義務回答妳。」為首的那個人冷淡地說道，「如果是

我國的女巫大人，我們便會回答她的問題；而如果您意圖放棄這個身分——」他沒有繼續說下去，而是毫無預警地抓住了芙丹的手臂，這似乎是開始的信號，離迪賽最近的那個人朝他揮出一拳。

一對多對於迪賽相當不利，他被壓制住，雙手受困在身後，其中一個人扯著他的頭髮逼他仰起頭，迪賽試圖扎著，試圖用眼角的餘光掌握現在的情況，他看見有人在這個時候才走進房間裡，但還沒看清是誰，就先聽見了芙丹的尖叫。

芙丹被抓住了長髮，她毫無意義的掙扎著，而一開始與她對話的那個人舉起了一把短刀，毫不猶豫的割斷了手上的頭髮。芙丹跌坐在地，對她而言，除了生命以外最重要的東西受到了摧毀。而迪賽在這個時候終於掙脫了桎梏撲了過去，但是於此同時卻有人重重的敲擊了他的後腦，意識喪失以前他聽見烙的聲音。

「我很抱歉，芙丹。但是不行。」

烙的聲音像摻了沙子，他輕而緩慢地說，在一片混亂中卻顯得非常清晰，「妳不能走。」

※

迪賽醒來的時候，發現自己被困在一個猶如鳥籠一般的狹小牢籠，而視線所及之處並沒有芙丹。他沒有受到更多的傷害，食物與水也同樣定時送來，只是沒有人開口回應他所提出的任何問題。受監禁的這段時間烙出現過幾次，但僅僅是面無表情地用冰冷的淡色瞳孔打量他。

在牢籠裡無法看見太陽，沒有一天開始及結束的感覺，對於時間的掌握變得相當困難，迪賽以食物送來的次數作為計算，自醒來後至少已經過了三天。這遠遠超乎他原本打算停留的時間。

他有點後悔，假若一開始不要接受芙丹的條件，現在也不用這麼受苦，行程也不會受到影響；但卻也不那麼後悔，他想起芙丹聽故事時發亮的表情，就覺得真想讓她見見這個世界上更多美好的事情。

迪賽開始思考一件事。既然已經犯罪了，那麼再多一件似乎也沒關係。他有沒有辦法趁著送餐的時間打暈警衛逃走？但是他又該如何找到芙丹？

他不斷思考，就連夢境裡也是逃亡的預想。

而這場夢境終止在牢籠被打開的聲響，迪賽驚醒了，他警覺地看

向聲音的來源，發現那並不是以往的警衛。

那是一個瘦小的身影，以斗篷包裹住自己，帽兜掩蓋了表情，朝迪賽伸出了手。

迪賽愣了下，一時間沒有動作，於是那隻手便更進一步的，主動抓住了他。

手的主人拉扯著將他帶出牢籠，毫無遲疑地奔跑了起來，這是一個宛如迷宮的巨大空間，迪賽暗自慶幸著自己並沒有逃走，否則只會再次被帶回罷了。他分出心思觀察帶領自己的那個人，抓住自己的手掌冰涼柔軟，卻很堅定，不管拐了幾個彎都沒有鬆開的跡象，像是非常緊張似的緊緊抓著，蒼白的手背上用力地浮出青筋。

終於回到戶外時迪賽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沙漠之國的空氣微微濕潤，也許剛剛下過一場雨。

「妳跳舞了？」他問。

「是。那是一場非常大的雨。」那個人一面回答他，一面掀開了兜帽。這個夜晚沒有雲朵的遮蔽，銀色的月光流瀉下來，剪去長髮的芙丹整個人顯得明亮了許多，她蒼白的微笑著，看起來似乎瘦了一點。

「你準備好要離開了嗎？」她問，「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了，你什

麼時候要離開？」

※

越快越好。

迪賽這麼回答對方，但是他沒有想到芙丹會告訴他：那就現在。

他們拿到了所需的東西，來到了城門邊，不知道是不是交替的時間，居然沒有衛兵。

這真是個好時機，迪賽如此想到，這一回換他抓住芙丹的手臂，
「走了，芙丹。」他說。

「我帶妳離開這裡。」

芙丹聞言眨了眨眼睛，大大的微笑了起來。那是迪賽自旅行以來
見過最溫柔的表情。

少女就這麼看著他，一隻手抓緊了胸前的布料，「抱歉，迪賽。」

「我有東西忘了拿，你願意等等我嗎？」

芙丹這麼說，她還說：沙漠之國的夜晚很冷的，於是脫下斗篷交
給了對方。

迪賽焦急不安卻又期待的等待著。快點回來吧。

快點回來吧。我帶妳去很多地方。大片草原的地方、有著湖泊和河流的地方、一片積雪顯得純白色的地方。快點回來吧。

然而迪賽一直沒有等到芙丹。

天已經快亮了，他顯得越來越焦躁。交接後的衛兵遠遠的走來了，迪賽為了不被發現，彎下身躲到牆角的陰影中。這個時候他聽見了一個小小的聲響，就像紙張互相摩擦，有什麼東西滑出了斗篷的口袋。

迪賽低下頭，有一封僅是簡單對折的信落在他的腳邊。

他忽然清楚地意識到，他是絕對等不到芙丹的。

※

想與你一同離開，卻讓烙帶回的那個夜晚，我第一次做了夢。

夢裡面，我真的自由了。

然而這個世界卻下起了雨，雨一直下，一直下。你帶我去了很多地方，但是雨從來沒有停。

雨一直下，一直下，形成積水、河流、災難。

夢境的最後，我們在一座非常高的山上找到了芙丹，花瓣純白似

雪，蕊璀璨如黃金。然後我們被洪水吞沒，我們溺死了。

我醒來的時候，烙正看著我。他沉默地看著我，將囚禁你的牢籠鑰匙交到了我的手上。

我叫芙丹，請記得這個名字。

在這個國家，人們習慣為自己的孩子取名為自己想要卻得不到的東西。

如果我有機會擁有屬於我自己的孩子，我會用你的名字替他命名。

※

迪賽仰起臉，自城牆外仍然可以看見初遇的那座高台。

他眯起眼，在上頭隱約可見一個白色的人影，他想那是芙丹。距離很遠，畫面卻因為想像而變得清晰。芙丹正在旋轉，她跳著獻祭的舞蹈，她有哭嗎？

這個國家相信，女巫的舞蹈能夠感動上天，使雨落下。

也許這是真的。

他閉上眼，感覺雨水打濕他的面頰。

Fin.